

17岁留守少年之死事件追踪——逆流成河的悲伤背后就是冷漠

《中国青年报》

农历丁酉年除夕夜,云南镇雄17岁的留守少年小宝(化名)自杀。孩子留下了一封遗书,言语间表达出对留守生活的悲伤和内心的纠结:即便与父亲每年见一次面,但他总是被打;理解家庭的贫困,他却还要面对父亲逼问账目;他不想那么早死亡,却依然选择了轻生。

17岁的花季少年,为什么会选择轻生?近日,记者再次对此事进行追踪,发现小宝轻生悲剧背后是他生活环境的冷漠。

小宝的农村已散

家中有4个兄弟姐妹,小宝是老大,在老家与爷爷奶奶生活,其他3人与在昆明打工的父母在一起。在采访中,父亲给出的理由是家里的孩子太多,考虑到负担太重,所以没有把小宝带在身边生活。

与很多从小在农村生活的留守儿童不一样,有村民怀疑,父母对小宝不如其他孩子好,长期存在的厚此薄彼造成了父子隔膜,是小宝选择自杀的原因之一。

小宝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,很多村民都知道孩子的父亲脾气不好,回来一次打孩子一次。母亲平时也不回老家,父与子之间的矛盾没有缓冲区,不识字的爷爷奶奶也难以承担起教育的职责。父亲的暴力,只能加深孩子对社会的绝望。

记者在采访时发现,付姓是小宝所在村里的大姓,村民之间都沾亲带故。说到小宝的事情,有一些村民欲言又止,不愿意过多评价。有村民虽然看不惯他父亲对孩子的狠



心,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调解父子俩的矛盾。

如今的农村,人们各过各的,彼此显得有些冷漠。大家都知道小宝家的经济条件不好,却鲜有人关注孩子的生存状态,就连小宝的近亲属也不例外,除夕晚上,没有亲戚叫小宝和爷爷奶奶一起吃年夜饭。

被遗忘的留守少年

小宝的班主任文老师告诉记者,小宝性格不算内向,与大多数孩子没什么两样。他与小宝父亲偶尔电话沟通,主要聊孩子在学校中的表现和学习情况。他并不了解孩子家庭的经济情况,也没有去家访过。他一直强调,自己“对学生够好”。

直到正月初七,他才听到小宝自杀的消息,他说“很震惊,很难过”。然而,孩子自杀后,他并没有去小宝家看望过。文老师解释,小宝的家人也并未联系过他。

小宝生前所在学校,免学费、住宿费和伙食费,班里有50多人,其中隔辈抚养长大的孩子有十来个。或许留守儿童太多,学校老师实在了解不过来孩子的家庭情况。很难让人理解的是,一名学生轻生,学校却冷漠面对,没有派老师到学生家中探望。

小宝的爷爷还表示,小宝生前,没有人来统计过留守儿童的情况。记者致电小宝家所在的盐溪村村委会负责留守儿童的严姓副主任,询问相关情况,他回答“我不知道”,随即挂断记者电话。记者也曾前往盐溪村办公室,并没有找到工作人员。多位村民证实,去年当选的村委会成员,很多人都在走辞职程序,具体原因不详。

留守儿童数量太多,在当地反而变成了一个让人见怪不怪的群体。即便国家一直致力于解



决留守儿童问题,但是像小宝这样的留守少年的生存现状,依然很容易被遗忘。

面对亲情的分裂

从小宝的遗书可以看出,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,他明白家庭贫困的窘境。一周30元的生活费,每周来回走60里的山路,甚至没钱的时候,他还要向同学借钱。可是,他怨恨父亲还要逼问他花钱的账目。

记者在小宝的房间里看到他生前珍藏的“百宝箱”,里面有古代铜钱和一些纸币。为了缓解经济上的压力,小宝帮着村民干农活儿,想方设法要到这些东西。小宝生前告诉过爷爷,他的手机就是用铜钱换来的。

作为一名留守少年,他不得不面对家庭感情的分裂。小宝的爷爷称,由于涉及分家,他3个孩子之间不和,小宝的二叔还和他发生过矛盾,甚至动手打了老人。老人的说法得到其他村民的证实,都认为老两口拉扯小宝长大不容易,3个子女对老人并不好,同时强调小宝非常懂事。

两位老人养了一头母猪,这是老人唯一的经济收入。爷爷说:“我们指着这头猪生活,去年收入1万多元,前几年从三四千到五六千元不等。”他们自己平时还要种地。小宝父亲说自己负担重,但过年会给老人几百元,还有把自己的粮食直补的银行卡给了父母。

很难想象,小宝生活在这样一个亲情分裂的家庭,长辈们对爷爷奶奶的冷漠,无疑也印刻在孩子的内心深处。

村支书拆违建遭锤击身亡 凶手被围堵后自首 一审被判死缓

《法制晚报》董振杰

北京房山区韩村河镇天开村73岁的村民罗宗泽为儿子翻盖新房,围墙外扩一部分,占用了村里公共用地。村党支部书记盛某接到举报后,与罗宗泽商议约定拆除违建。但当他带人去现场拆墙时,却被罗宗泽用锤子击打头部致死。事发后,行凶者被村民堵在家中,等警方到场后自首。

近日记者获悉,村民罗宗泽因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判死刑,缓期两年执行。

事发经过

村党支部书记遭锤击 凶手被围堵后自首

根据村民李先生向公安机关所作的证言,2016年6月25日上午9时许,他正在天开村村委会南侧一家理发店门口坐着,听见有人吵闹,发现不远处的村民罗宗泽拿着一把长约30厘米的铁锤,打了村党支部书记盛某好几下,地上流了好多血,其他村民赶到后,大家一起控制住罗宗泽并立即报警。

村民刘先生说,当天他在村民罗宗泽家附近见到对方骑着自行车回到院里,对儿媳妇说了一句“咱们来生再见吧”,并将家中存折的位置告诉对方。“我看到罗宗泽手上有血迹,就问他怎么回事,他说是把村党支部书记打死了。”

刘先生说,他马上叫来了两个人一起在罗宗泽家守着,防止对方逃跑。当时罗的儿媳已经知道情况,也要拨打报警电话,“由于心情紧张,打了好几次110才把号码拨出去。”他说,警车开进村里后,罗宗泽走向警车投案自首。

家人讲述

接电话知家里出事 到场后父亲已昏迷

日前,记者在房山区韩村河镇天开村见到了盛涛(化名),作为被害者的儿子,他向记者讲述了案发经过。

盛涛说,父亲在2011年前后经过村民选举,当上了天开村村党支部书记,一直负责村里的各种事务,每天为村里的事情忙里忙外。“当村党支部书记多少都会得罪人,有时候还会与人发生争执,我不希望他一直干这个职务。”盛涛说,自己很少住在村里,但知道父亲的工作并不好干,“他年纪越来越大了,我时常劝他放弃工作,在家养老就行了。他也

向上级申请过这事,但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,就一直没有退下来。”

2016年6月25日上午10点,盛涛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,说是父亲被人打伤。“我赶紧往村里赶去,以为就是皮外伤之类的,没想到那么严重。”盛涛说,他在路上碰上了拉着父亲的救护车,当时父亲满身是血,已经处于昏迷状态。

“在医院里,医生拿着从父亲颅内取出来的碎骨片,说是还有一些难以取出来,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”盛涛说,当天下午父亲在医院被宣布抢救无效身亡。

行凶动机

为儿子修围墙外扩 被认定违建要拆除

对于罗宗泽行凶的起因,盛涛说两家根本无冤无仇,此前没有什么矛盾,不少人对这此事感到难以理解。

“出事就是因为村里要拆除罗宗泽儿子家的围墙。”盛涛说,因为父亲是村党支部书记,有人举报罗宗泽为儿子家新翻盖的房子,砌好的围墙占用了村里的公共用地。“他儿子家的院墙往外扩了一部分,将村里修建的花池都圈了进去,招致其他村民不满,就有人举报了。”

盛涛说,父亲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必须处理此事,就与村干部一起,和当事人罗宗泽商量解决办法,最后决定由村里派人拆除这段围墙,费用由罗宗泽承担。

对于这一说法,法院的判决书中记录了罗宗泽儿媳的解释。她说家里是2016年4月新盖的房子,院墙为了和西院齐平,所以就整体外扩了约30厘米。村里发现此处违建后,联系她公公要求拆除,也谈好了相关细节,而且进行了书面约定,没想到拆除围墙那天出事了。“村里平时对我公公挺照顾的,让他在村里扫大街,也没有听说和村党支部书记之



间有什么矛盾。”罗宗泽的儿媳妇说。

记者在村里采访时,找到了罗宗泽儿子家的院子。这是一处位于村子中部的院落,新盖的房子尚未装修,一段十多米长的围墙,上面留着两个豁口。盛涛说,当时父亲就是带着人前来拆除这段围墙。刚开始拆,盛某就听说村里有事需要他赶回村委会处理,他就骑着电动自行车赶到村委会。盛某办完事从村委会的办公地走出百余米时,遭到了罗宗泽的锤击。

一审判决

构成故意杀人罪 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

案件发生后,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进行了开庭审理。

记者看到,法院的一审判决书显示,被告人罗宗泽遇事不能冷静处理,蓄意报复,趁被害人备,持锤子击打被害人头部,致人死亡,构成故意杀人罪。罗宗泽被判处死刑,缓期两年执行。

韩村河镇相关领导表示,盛某遇害之后,房山区以及韩村河镇等各级领导都关注到此事,也对家属进行了慰问。家属曾询问能不能为盛某申报烈士称号,镇里向民政部门咨询得知,尚不具备条件。目前镇里仍在商议处理此事,也在征询盛某家属的意见。